

当代西方悬疑恐怖小说集粹

偷窥杀手

方位津 孙宏华 编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方位津 孙宏华 编译

偷窥杀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窥杀手:当代西方悬疑恐怖小说集粹/方位津,孙
宏华编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1

ISBN 7-106-02038-9

I. 偷… II. ①方…②孙… III. 恐怖小说-作品
集-西方国家-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720 号

策 划: 李梦学

责任编辑: 张 宁

封面设计: 菲袅工作室

版式设计: 曦禾图文

责任校对: 玉 青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当代西方悬疑恐怖小说集粹——偷窥杀手

方位津 孙宏华 编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106-02038-9/I·0446

定 价 21.00元

目
录

一级恐怖	1
无懈可击	68
我爱麻烦	101
卧室之恨	156
偷窥杀手	217
推定无罪	251
危机四伏	311
欺 骗	342

一级恐怖

1

芝加哥之夜。

一座豪华的酒店,灯火辉煌。今天出席聚会的多是芝加哥的上层人物,不仅有宗教界的元老们,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也来了许多,连本城的首席大法官和检察长也在座。真可谓群英荟萃。

威廉·莫特还是来晚了。他匆匆关好车门,三步两步跑上台阶,递上请柬,走了进去。

威廉·莫特本是芝加哥城的首席检察官,在司法界堪称资深人物,虽然才过四十岁,却已被算作前辈了。近二十年来,他主办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案件,做过上百次主控官,多数的案件他都以胜诉而告结束。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威廉·莫特突然宣布辞职,离开了检察院,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干起了辩护律师的行当。虽然这仍算没有离开司法界,但谁都清楚这一角色的更换有着多么大的差别:由代表政府向被告提出公诉的角色,一变而成了专为被告辩护,只对当事人负责的个人辩护律师。这种情愿放弃被多少人羡慕、敬仰以至畏惧的公职而去做冒风险、没有成功保障的行当的举动,让所有人不理解。对此,莫特也不想做任何解释,他做出一副听之任之的姿态,很快就全力投入到为当事人做辩护的工作中去了。几个月以来,他成功地为被告胜诉了几桩案子,所以在律师界又是名声大振。

这时,威廉正沿着通道在大厅内走着,突然,一张熟悉的面

孔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原来的搭档、现在的检查官云宾娜·珍纳。

此刻，珍纳正在和雷舒曼主教说笑着，她见莫特走来，立刻停止了谈话，有些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朝莫特走去。

随着一阵掌声响起，雷舒曼主教走上了讲台，开始发表自己教区对政府对宗教事业的支持的感激之辞……

2

圣米高教堂的附属建筑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它座落在教堂的右侧街角，是雷舒曼主教的寓所。

今天，主教主持完仪式，回到寓所。他刚刚洗完澡，穿上浴衣，正对着镜子用毛巾擦着头发。

雷舒曼主教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一头灰白的头发，那布满皱纹的脸在上午十一点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更是沟沟坎坎，苍白又凹凸不平。只是那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如平日一样，乍一看上去是那样慈祥和蔼，可亲可敬，可只要多看上几眼，便会发现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绝不仅仅如此，还有更多更复杂深邃的内容。至于是什么，那就只有熟悉和了解主教内心生活的人可以猜上一二了。

此刻天已经不早了，主教坐在长桌前，正准备戴上手表。突然在面前的镜子里出现了一个人影，吓了他一跳。他猛一回头，只见一只拿着短刀的手已高高举起，正朝他砍来。主教躲闪不及，刀已落下，顿时砍去了他右手的两个手指，鲜血刹那间飞溅出来，痛得主教大喊起来。凶手并未因主教的挣扎而罢手，他又一次举起了刀，朝主教的头和身上砍去，主教抵挡不住，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雷舒曼主教寓所的旁边是另一幢公寓式建筑。这时，一个年轻人背着挎包从楼里走出来，他忽然听到“我的手啊！”的一声惨叫。这分明是邻居雷舒曼主教的声音，他听得真切而清楚。他吓坏了，飞奔着叫来了警察……

凶杀现场。还是那幢二层楼房，还是雷舒曼主教的寓所，但已没有了往日的神圣和温馨气氛，而是充满了杀气和血腥。

几辆警车闻讯赶到，警笛鸣响着，惊动了几条街道的人来围观。在这一带街区，无论是信教还是不信教的人，都认识雷舒曼主教，他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探长大步流星地登上台阶，直奔二楼主教被杀的第一现场。

主教的起居室。十几分钟前主教坐过的长桌下面，一滩鲜血已经漫了过来，那是由几步远的主教尸体上流出来的。主教侧身倒卧着，全身几乎都浸泡在血泊里，两只手在背后扭曲着，腰背是躬着的，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还穿着拖鞋。在尸体的周围有不少鲜明的脚印，都印满了鲜血，有的颜色深些，有的颜色浅些，可见当时凶手与主教搏斗时动作很多，有的用力重，有的用力轻，所以各处的血量不均。

现场没有凶器，也没有留下指纹，除了一片狼籍的场景外，几乎没有什么凶手的线索。

探长皱着眉头四处查看着，一边命令手下的人作出详细记录。他伏下身，将主教的尸体翻了过来。主教的尸体仰面朝天躺着，眼睛还没有闭上，依稀留有惊恐万分的神色，右手的手型已模糊不清，三个手指已完全被砍掉，余下的两支也伤得筋骨与手掌脱离。主教的全身刀痕累累，粗看一眼就至少有几十刀砍在他的身上，几乎全身没有一个器官一个部位没有受到攻击。看来凶手不仅下手快，而且准和狠，是要致主教速死而后快的。在探长看来，若不是与主教有深仇大恨的人，那这凶手无疑是个疯子。

探长命令手下人从多种角度拍了照，他自己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装进了现场所有可供侦察分析的物证，当然主要是雷舒曼主教被砍掉的手指、被揪下的头发，以及主教还没有来得及戴上的眼镜、手表和十字架等小物品，这些东西统统都沾满血迹。

探长蹲下，低着头更仔细地查看尸体，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果然，他看到在主教被扯开的浴衣上，在他的前胸正中央，有一行用刀刻出的血字：B32156。探长一时无法破译这组数码，小心地记了下来。

“嘟、嘟、嘟”，探长的手持电话响了。他立刻打开，听见了急促的报告声：“探长，我们正在教堂附近的丛林中追赶凶犯嫌疑人，有一从主教寓所后门跑出来的青年正在前面躲藏，他浑身血迹……”

“继续追赶，一定要抓到他！”探长二话没说，下了命令后，就带着助手和警犬，迅速离开现场，直奔丛林。

4

教堂后面是一片茂密的丛林，虽然没有参天大树，可也枝叶葱茏，密不透风。正午时分，这里依然光线很暗，能见度很低。

一个少年在丛林中奔跑，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身上脸上还沾着不少血迹。他知道前面就是大河，已无处躲藏，就蜷缩着将自己装进了一个昏暗阴冷的桥洞之中。他屏住呼吸，以为坚持一下灾难就会过去。谁想他的脚印招来了警犬和警察，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了他。

5

车子飞驰着，莫特一边驾驶，一边给律师所的办公室打通了电话：“奥莉美，你看电视了吗？”

莫特希望自己的秘书也有同样的职业敏感。

“看了。”奥莉美回答。

“那好，查一查疑凶被拘留的地方，立刻告诉我……会有许多律师有兴趣接办此案的。”

很快，奥莉美提供了准确的地点。威廉·莫特调转车头，朝雷舒曼主教寓所驶去。

莫特的出现又掀起人群中一个新热潮，不少人认识他，芝加

哥大名鼎鼎的原检察官和现任大律师嘛。人们当然也立刻判断出他来此地的目的——要为史丹柏·阿伦辩护。

看过现场后，威廉·莫特来到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监房不大，史丹柏·阿伦低头坐在床边，连莫特进来也没有抬头。莫特轻轻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知道我是谁吗？”莫特尽量平和亲切地开始了谈话。

“不知道，”史丹柏·阿伦稍稍侧头看了他一眼，对来人他无从判断，因为刚刚经历了逃生未成被追捕拘留的劫难，他还没有从恐慌中解脱。

“我叫威廉·莫特，是专门接办大案的律师……”

“……我没有钱……”

“我知道，我知道，我愿意无条件接办你的案件，也就是说，免费为你尽心尽力地服务。当然政府也会替你委派廉价的律师，如果你接纳的话，肯定难逃死刑，现在如何选择，随便你。”

“不，不，你肯帮助我，我感激不尽，我没有杀人！”

阿伦不再胆怯，立即表示需要莫特。看来这少年头脑很清醒，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

“不用客气。”

莫特作为辩护律师的身份已经确定，于是他照章开始接案。

“你的全名是……”

“史丹柏·阿伦。”

“肯塔基人？”

“对。肯塔基畔溪镇。你的记录里都有注明吗？”

少年对法律程序的一切都想关注，他在考察面前的律师是否会尽力维护他的利益。能有一个经验丰富并且免费的大律师为自己辩护，少年似乎振作了许多。他的头抬起来了，眼睛敢直视威廉·莫特了，说话也流利多了，看得出来，他对自己能不判死刑开始有了信心。

莫特点了点头，表示所有记录都是为辩护服务的必要材料，然后继续了解当事人。

“你来芝加哥多久了？”

“下个月就满两年了。”

“以前有没有被捕的经历？”

“没有。”

“怎么认识雷舒曼主教的？”莫特一点点接近凶案内容。

“两年前我在街头做乞丐。有一天，雷舒曼主教乘车经过，看见了我，他就停下车来，把我收容在了教主楼里……后来我就当了祭坛助手、唱诗班的成员……”

“你在教主楼里有多久了？”

“一年半，本来按规定满十八岁时应该离开的，但……我十八岁多了，雷舒曼主教……仍然让我留了下来……”

说到这个问题，阿伦吞吞吐吐，显得有些紧张，词不达义，似乎回避了什么。

但莫特好像没注意到这里可能有漏洞，他一向对主教印象很好，便说：“主教对你可真好。”

“是的，的确很好。”阿伦附和他的意思，恢复了常态。

“主教有令你不喜欢的地方吗？”

莫特大概还是发现了什么，至少他要从阿伦和主教的关系中发现线索。

“不喜欢？没有啊！他对我，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阿伦又有些慌乱。

“主教被杀时，你在场？”

莫特步步紧逼，要搞清楚他到底是否杀了主教。阿伦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解释自己没有杀人？”

“当时那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第三者？你告诉警方了吗？”

“告诉了，但警察不相信。”

“那么，告诉我当时怎样。”

“当时我正想把一本书放回雷舒曼主教的藏书室，听见主教

在叫喊，我就上楼朝主教卧室走去。我到那里时，看见主教已经倒卧在地上，四周血迹斑斑。跟着，我隐约看见一个人趴在主教身上，他望见我，起身走到我眼前，我就失掉了时间……”

“失掉了时间？”莫特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我晕过去了。我有时会晕厥，这段时间我会完全失去记忆，我把这叫做失掉时间。”

说这话时，阿伦抬头直视着莫特，一脸可怜无辜又无助的样子，两只眼睛很茫然，好像没有目标，无法集中视力似的。莫特看着他一副病态的样子，心中有几分震动，更加注意地紧皱眉头听着。

“你既然没做亏心的事，为什么要逃跑呢？”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浑身是血，我很害怕，不知所措，这时我听到警车声，只好逃跑……我知道自己处境不妙，但我可以发誓，没有杀主教……”阿伦说完了，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不必说服我，只须回答问题。”

“但我是无辜的……”阿伦还要为自己申辩。

“我不管你是否无辜，我是你的律师，也就是说，我是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神父……从现在开始，除我以外，你别跟任何人交谈，未经我的同意，你别理睬任何人，包括警方、记者，明白吗？”

莫特决定将史丹柏·阿伦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中，。他发觉他太年轻，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与人接触很容易会节外生枝，给辩护带来周折，于是莫特采取的第一条辩护策略就是限制当事人的公开发言。

“明白。”

“你的西装是什么号码？”

莫特要结束这第一次谈话了。他要为阿伦安排出庭的事项，包括他出现在法庭上的着装，要给所有的人特别是陪审团的成员留下阿伦举止文雅、单纯幼稚、绝不可能是杀人凶犯的印象。所以莫特要给阿伦提供一套合身的西装，这是他辩护的又

一条策略。可阿伦当然不懂得这些：

“什么？我的西装尺码？不知道。”

“大概 38 码吧！”

莫特凭经验做出了判断，然后对阿伦笑了笑。阿伦有些壮烈地回报笑。莫特走出了拘留所。

6

芝加哥各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着此案，只要按动开关，就能听到或看到关于雷舒曼主教很可能是被祭坛助手杀害的消息。

芝加哥市的头面人物都对此事表示了义愤，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场合表示了自己与主教的亲密关系以及强烈要求警方追查凶手的要求，政客们不会忽略这是一个争取选票的机会。

威廉·莫特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知道自己又一次成了芝加哥的新闻人物。

电视里反复不断地播放着追捕阿伦的全过程，宣传媒介的老板们太知道依赖什么手段去刺激慵慵懒懒的大众们的神经了。

莫特的前女友、前搭档云宾娜·珍纳也在看这段电视。“又有新的当事人了”——这是她立即的反应。在这座城市里，威廉·莫特总是能在司法界捷足先登，占尽风光。她关上电视。

检察署，署长韦伯·杰克的办公室。

珍纳检察官被叫来了。她坐在署长办公桌对面一排长沙发的一头端，心中已猜中了叫她来的目的，但仍有几分不安。她看见了早在她来之前就已站在房间里，此时正背对着她，面朝窗外的前任地方检察长、现在的地方财团代表人物森达斯。

韦伯·杰克开门见山，指派了任务。

“森达斯先生是雷舒曼主教的挚友，他要我派出最能干的律师做控方主辩，我推荐了你。”

珍纳知道自己猜的没错，虽然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角色，但她

并没有表现出惊讶或喜悦。凭多年对署长、森达斯的了解,她知道这两天之内他们是经过了多么紧张周密的筛选和考虑,才最终选中了她的。的确,当他们得知莫特已做了嫌疑犯史丹柏·阿伦的辩护律师之后,对能否将疑犯绳之以法开始担心。因为莫特从来不买他们的帐,这一次又要与他对阵,实在是让森达斯等人大感头痛。想来想去,只有找珍纳较为合适了。珍纳与威廉·莫特关系深且密,并有着一段难以割舍的情分,彼此在从业风格、作法上都了如指掌。珍纳虽然稍逊于莫特,但在法庭上莫特难免会让她几分,给她留点儿面子。森达斯与韦伯·杰克反复权衡才如此决定的。在珍纳未来之前,他们正在为这一步棋而自鸣得意呢。

珍纳虽然不知道他们想得有这么多,但这里面有隐情,有交易,是珍纳不问即明的。

“假如我做了主控官,会有主控官的权力,对吗?”

森达斯心里承认这位女控官问得精明,他索性不加掩饰地打开窗子说亮话:“你就是主控官,但先要声明,我要被告判处死刑。”

珍纳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力:“我想先审阅案情,再决定能否要求判处死刑。”

珍纳说得非常坚决,没有余地,森达斯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要求合理又正当。

“我尊重你的看法,但我们已决定要求判处死刑。”

森达斯再次强调这个案子先要有结论。

珍纳懂得现在不必与他争执,因为自己还不了解案情。既然上司交派了任务,还很看重自己,这也是个难得施展能力的机会。再说能与威廉·莫特唱对手戏,又生出一些兴奋和冲动,她要让莫特承认自己的才华、睿智,要给莫特一些打击,他太狂妄自大了,总想摆布别人,包括她。一想到莫特,珍纳的感情就有几分复杂,好像情感的成份太多,一时难以说清。

珍纳沉默了几分钟,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案件本身,最终还是

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事。

7

莫特又一次来到主教的寓所。走进门厅,正看见珍纳从楼上下来,她也是来察看现场的。

“莫特?你来干什么?失去信仰?寻求宗教慰藉?”珍纳明知故问,她先发制人,要给莫特一些嘲讽和打击。

“你接办此案,一定是想趁机出风头。”莫特也不示弱,张口就反唇相讥。

“不像你,我是奉命办案。”珍纳如实说。

说完,她走到门厅侧边的沙发前坐下,取出一叠照片交给莫特。“这里有些照片,有兴趣看吗?颇精彩的。”

十几张彩色照片都是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主教尸体和现场状况,莫特知道这都是探长提供给她的。检察官工作起来就是有优势,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政府权力机构都会帮助你,给你提供方便,社会舆论也心甘情愿地助你一臂之力。而做私人辩护律师则恰恰相反,不仅没人帮忙,还会处处受制;政府机构对你反感,社会舆论也常常会无端地指责你,使你的工作平添很多案件本身以外的麻烦,显得难上加难。但尽管这样,威廉·莫特对自己的选择仍没有丝毫的后悔。相反,他倒有些同情珍纳,认为她的工作环境太压抑了,不利于个人发展。

看过照片之后,莫特没有说什么。他承认现场十分恐怖,杀人手段十分残忍,但这些对阿伦并不能证明什么,谁也没有看到他在现场杀人,谁也没有找到现场有阿伦的指纹或凶器,所以他并不觉得照片对此案有多大分量。

也许珍纳看出了莫特的心思,她要强调照片的意义:“照片已经能够表达整桩案件。”

珍纳的意思想说杀人凶手罪大恶极,莫特要想辩护成功绝非易事。

莫特听出了她的提醒,同时也想告诉她自己的辩护策略:

“给你点儿意见,法庭上,陪审团是最重要的。”

“我也想给你点儿意见,我已不再是你的副手,我已独挡一面,所以我没有辞职!”

莫特看着珍纳站起来,气冲冲说完这番话,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几分欣赏地看着她,很平静地说:“早该辞职,怎么还为他们效劳?”

“你真的以为我会亦步亦趋?你辞职,我就得辞职?我不羡慕轰动效应,不需要每天上电视……”

珍纳越说越气,动作猛烈地收拾起照片。

可莫特仍然毫不动气:“你明知我会替他辩护,所以主动要求接办本案?”

“莫特,你别自作多情啦!什么事情让你紧张?久没接触有头脑的女子了吧?……”

珍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措施就是攻击对方,孰不知已同时暴露了自己内心的不平静。莫·特看出了这一点,微笑着目送她关上了大门。

8

预审的时间到了。这是一个明朗的下午,气候怡人,和风融融,这种天气适合做任何事,当然也包括审理凶杀案。

牢房里,史丹柏·阿伦被戴上手铐,由警察带了出来。全副武装的刑警护送他到了法院,带进候审室的小房间,给他打开手铐,让他换上了那身由威廉·莫特准备好了的38码的西装。

法庭里座无虚席,一派肃穆。陪审团席位和旁听席上都秩序井然。陪审团处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以便人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来参加旁听的人,走进法庭的第一件事就是朝陪审团席位望上一眼,那眼光中流露着钦佩和敬重。

主持此案的是黑人女法官阿诺莎·贝拉。她正值中年,精明能干,在法律界从事过检察官、律师、法官等诸种工作,多年前曾

作为民事犯罪被告辩护专家而在芝加哥享誉一时。她是个为人正派,坚持法律原则的法官。当然,她头脑灵活,也不乏人情味和几分幽默。

阿诺莎·贝拉手拿卷宗从后堂出来,经过了全体起立、对法官行注目礼、庭警向法官报告等仪式后,大家坐定,阿诺莎·贝拉开始发话。

“各位午安,本州控告史丹柏·阿伦案的预审现在开始。”

她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那副平和自若的神色不像是来审理一桩凶杀案,倒更像是在主持一个轻松愉快的学术讨论会。她朝珍纳点头示意,叫了一声“主控官”,请她开始。

珍纳站起来,大声对全庭说:“本州控告嫌疑犯史丹柏·阿伦一级谋杀罪。”

法官面对威廉·莫特,立刻问道:“你的当事人认罪吗?”

莫特站起来,从容地回答:“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在被起诉前应接受全面的心理评估。”莫特亮出了他的第一张牌。

珍纳毫不迟疑地表示反对:“本州认为,证据已经足够充分。”

“同意,动议无效。”

阿诺莎法官否决了莫特的提议,他只好先坐下,法官转向莫特旁边坐着的史丹柏·阿伦。

“史丹柏先生,你明白你的控罪吗?”

“是的。”史丹柏·阿伦站了起来,他侧身站着,半对法官,半对全法庭的其他人,这是他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莫特的安排果真有了反应。

十九岁的阿伦长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小,白皙的皮肤,棕色的头发,两只略带忧郁的灰蓝色眼睛,端正的鼻梁和乖巧的嘴唇,完全是一个听话又温顺的小男孩模样。他穿着合体的深色西装,配一条协调的暗红色的领带,瘦弱中带着斯文,看上去是那么文静和沉稳。

法庭上出现了波动,有人小声议论,被告一脸的纯真朴实使

人怜爱，怎么会是一个残忍杀害主教的凶手呢？案件的野蛮和被告外貌的温文尔雅之间的矛盾给陪审员们留下了问号。

威廉·莫特待阿伦已经亮相，并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效果后，开始采取第二步骤。

“法官大人，我已指示我的当事人……”

阿诺莎法官立刻明白了莫特的策略，替他说下去：“不回答任何问题以免将自己置于不利之地？你想让被告引用第五宪法修订案？”

“是的，他将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直至全面心理评估完毕。”

莫特干脆挑明他的策略。这时，奥莉美从背后递给他一份卷宗。莫特拿在手里，朝法官抖了抖，继续说：“本州对阿布比一案的做法可作为前例。”

显然，莫特手里拿着所谓阿布比一案的材料，其意是堵住阿诺莎法官要拒绝他的念头，并举出实例证明自己的做法并不过分，符合法律程序。

阿诺莎法官明白莫特第一回合获胜了，她宣布休庭。

9

莫特的助手汤姆按照莫特的安排找到了史丹柏·阿伦居住的公寓。

这是一幢破旧的楼房，里面大多居住着从外地到芝加哥谋生的年轻人。守门的管理员看管得很松，汤姆告诉他自己是史丹柏·阿伦的叔叔，管理员就放他进去了。

房间里光线很暗，汤姆关上门，适应了几秒钟才找到台灯的开关。屋子很小，除了一张单人床，只有一张书桌，零乱地堆着一些杂物。汤姆取出手帕，垫在手上，小心地拿起每一件东西察看，希望能发现一些可疑的线索。他在桌角处看到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发现内文的第一页夹着一张照片。就着灯光，他看出这是个年轻姑娘的头像，样子很清秀，正朝着镜头笑着。照片的背